



稽神錄卷之五

桂從義

池陽建德縣吏桂從義家人入山伐木常於所行山路有一石崩倒就視之有一室內有金漆柏牀六張芟薦芒簾皆新金銀積疊其人坐牀上良久因揭簾下見一角柄小刀取內懷中而出恐崩石塞之以物爲記歸呼家人共取及至則石壁如故了無所覩

稽神錄

卷之五

汲古閣

金精山木鶴

處州處化縣金精山昔長沙王吳芮時女張麗英飛升之所道館在焉巖高數百尺有二木鶴二女仙乘之鐵鏤懸於巖下非傍道所至不知其所從其二鶴嘴隨四時而轉初不差威順義道中百勝軍小將陳師粲者能卷葷爲井躍而出入嘗與鄉里女子遇於巖下求娶焉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鶴姻卽成師粲一發而中臂卽無力歸而病臥如夢

夢見二女道士繞牀而行舞過輒以手拂師粲之目數四而去竟致失明而卒所射之鶴自爾不復轉其一猶轉如故辛酉歲其女子猶在師粲之子孫至今猶爲軍士

廣陵人賣餅

有賣餅王老無妻獨與一女居王老晝日自賣餅所歸家見其女與他少年共寢於北戶下王老怒持刀逐之少年躍足得免王老怒甚遂殺其女而少年行至中路忽流血滿身吏呵問之不知所對拘之次還王老之居鄉伍方按驗其事王老見而識之遂抵其罪

桃林禾稼

閩王初知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啓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稼方茂了無一莖咸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審知克晉安盡有甌閩之地六十年至其

子延義立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未已收穫稔粳在  
邇及明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下  
其年延義爲左右所殺王氏遂滅

王延政

王延政爲建州節度延平村人夜夢人告之曰與  
汝富旦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終無所得其夕復夢  
如前村人曰旦已入山無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  
何故不得於是明日復入向暮息大樹下見方丈

稽神錄

卷之五

汲古閣

之地獨明淨試掘之得赤土如丹旣無他物則負  
之歸以飾牆壁煥然可愛人聞者競以善價從此  
人求市延政聞之取以飾其宮室署其人以牙門  
之職數年建州亦敗

洪州樵人

洪州樵人入西山巖石之下藤蘿甚密中有一女  
冠姿色絕世閉目端坐衣帔皆如新近觀之不能  
測或爲整其冠髻卽應手腐壞衆懼散去復尋之

不能得見

法曹吏

廬州有法曹吏嘗劾一僧曲致其死其獄上州案入其妻女在家方紉經於西牕下忽有二青衣者手執大書自厨中出厲聲謂其妻曰語爾夫何故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怪流汗久之乃走出視其門扃閉固如舊吏歸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將竊取其案已不及矣竟殺其僧死之日卽遇諸塗百

稽神錄

卷之五  
四

汲古閣

計禳謝月餘竟死

劉存

劉存爲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爲團練判官甚可信任後爲左右所譖因其罪下獄白使府請殺之吳帥知其寃使執送揚都存遂縊之於獄旣而存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舒州夢霍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大笑曰吾罪得雪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霍表兄馬鄴爲黃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門

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與使君借馬守  
陴者以告鄴歎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寧  
無禍乎因畫馬數匹焚之以祭數日存敗績死之

### 袁州錄事

袁州錄事參軍王某嘗以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  
盜罪明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宣赦罷歸至新喻邑  
邑客馮氏具卮酒請王明日當往晚止僧院乃見  
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逆王命而  
稽神錄

卷之五

汲古閣

殺我我今得請於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  
亦可言訖乃沒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其他  
明日方飲暴卒

### 劉璠

軍將劉璠性強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  
嫌之誣其謀叛詔殺於海陵市璠將死謂監刑者  
曰與我白諸妻兒多置紙筆於棺中予將訟之後  
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濟灘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

褚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爾識此聲否卽劉璠也命以酒食祭之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黥面後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旣寤爲仁規所說其人乃撫膺歎曰吾君必死此人卽劉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縊於獄中矣

### 吳景

浙西軍校吳景者辛酉歲設齋於石頭城僧院其稽神錄

卷之五  
六

汲古閣

夕旣陳設忽聞婦女哭聲甚哀初遠漸近俄在齋筵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頃歲從軍克豫章獲一婦人殊有姿色未幾其夫求贖將軍令嚴肅不可相容景卽殺之後甚以爲恨今之設齋正爲是也卽與僧俱往乃見婦人在焉僧爲之祈告婦人曰我從吳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急走上佛殿大呼曰我還爾命於是顛仆而卒

### 周寶

周寶爲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塚棺  
槨將腐發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鉛粉衣服皆不敗  
掌墓者以告寶親視之或曰此當是嘗餌靈藥待  
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卽命改葬之其輻聲  
樂以送寶與僚屬登城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輻  
車之上衆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于紫雲之上  
冉冉久之乃沒開棺則空矣

陳師

稽神錄

卷之五  
七

汲古閣

豫章逆旅梅氏頗濟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  
恒有一道士衣服藍縷來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  
謂梅曰吾明日當設齋從君求新甃碗二十事及  
七筴君亦宜來會可於天寶洞前訪陳師也梅許  
之道士持碗渡江而去梅翌日詣洞前問其村人  
莫知其處久之將回偶得一小徑甚明靜試尋之  
果得一院有青衣童應門問之乃陳之居也旣入  
見道士衣冠華潔延與之坐命具食頃之食至乃

熟蒸一嬰兒梅懼不食良久又進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食道士歎息命取昨所得碗贈客視之乃金碗也謂梅曰子善人也雖然不得仙千歲人參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遣之曰此而後不可復繼見矣

陳金

陳金者少爲軍士隸江西節度使劉信圍處州金私與其徒五人發一大塚開棺見白髯老人面如稽神錄

卷之五  
八

汲古閣

生通身白羅衣衣皆如新開棺時卽有白氣衝天墓中有非常香馥金獨視棺蓋上有物如粉微作硫黃氣金素聞棺中硫黃爲藥成仙卽以衣襟掬取懷歸墓中無他珍寶卽其掩之而出旣至營中營中人皆驚云今日那得香氣全如硫黃之異且輒汲水浸食至盡城平入舍寺僧偶與寺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遠祖也子孫相傳其祖好道有異人數餌硫黃云數盡當死死後三百年墓開

當卽解化之期也今正三百年矣卽相與復視之棺中空惟衣裳尚存如蟬蛻之狀金自是無病今爲清海軍小將年七十餘矣形體枯瘦輕健如故

沈彬

吳興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歸高安恒以焚修服餌爲事嘗遊都下洞觀忽聞空中樂聲仰視雲表見仙女數十冉冉而下往之觀中徧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旣去入殿視之几案

稽神錄

卷之五  
九

汲古閣

上皆有道香彬悉取置鑪中已而自悔曰吾平生好道今見神仙而不能禮謁得仙香而不能食之是其無分歟初彬恒誠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死卽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磚壙製造甚精磚上皆作吳興字彬年八十餘卒其後豫章有漁人投生米於潭中捕魚不覺行遠忽入一石門煥然明朗行數百步見一白髯翁諦視之頗類彬謂漁人曰此非爾所宜來速出猶可漁人遽

出登岸云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卽西山天寶洞之南門也

### 梅真君

汝陰人崔景唐家甚富嘗有道士自言姓梅來訪崔崔客之數月景唐市得玉案將之壽春以獻節度使高審思謂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將詣壽春旬月而還使爾姪輩奉事無所疑也梅曰吾乃壽春人也將訪一親知已將還矣君其先往也久居於

稽神錄

卷之五  
十

汲古閣

此思有以奉報君家有水銀乎曰有卽以十兩奉之梅乃置鼎中以水鍊之少久卽成白銀矣因以與景唐曰以此爲路糧君至壽春可於城東訪吾家也卽與景唐分路而去景唐至壽春卽詣城東訪梅氏數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無梅家亦無爲道士者惟淮南岳廟中有梅真君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訪之果梅真君矣自後竟不敢復遇

康氏

僞吳楊行密初定揚州遠方居人稀少煙火不接  
有康氏者以傭賃爲業僦一室于太平坊空宅中  
康晨出未返其夕生一子方席藁忽有一異人赤  
面朱衣冠據門而坐妻驚怖久之乃走如舍西旬  
然有聲康適歸欲至家而路左忽有錢五千羊半  
控樽酒在焉伺之久無行人因持之歸妻亦告其  
所見卽往舍西尋之乃一金人仆於草間亦曳之  
歸因烹羊飲酒得以周給自是出入獲富日以利  
稽神錄

卷之五  
十一

汲古閣

贍而金人留爲家寶所生子名曰平平及長遂富  
人有李潯者爲江都令行縣至新寧鄉見大家卽  
平平家也其父老爲李言如此

### 豫章人

天復中豫章有人治舍掘地得一木匱發之得金  
人十二軀各長數寸皆古衣冠首戴十二辰屬鐫  
刻精妙殆非人功其家寶祠之因攜到金福時兵  
革未定遂爲戍將劫之後不知所終

陳澹

江南陳澹尚書自言其諸父在鄉里好爲詩里人謂之陳白舍人比之樂天也性疎簡喜賓客嘗有二道士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舍舍之廳事夜分聞二客牀壞訇然有聲久之若無人者秉燭視之見白衣人臥于壁乃銀人也黃衣人不復見矣自是豐富

建安村人

稽神錄

卷之五  
十二

汲古閣

建安有人村居者常使一小奴出城市經過舍南大塚塚旁恒有一黃衣人與之較力爲戲其主因歸遲將責之奴以實告往覘之信然一日挾搥而往伏於草間小奴至黃衣兒復出卽起擊之應手而仆乃金兒也因持而歸家遂殷富

蔡彥卿

廬州軍吏蔡彥卿爲拓臯鎮將暑夜坐鎮門外納涼忽見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婦人獨舞就視卽滅

明夜彥卿扶杖先往伏於草間久之婦人復出而舞卽擊之墜地乃白金一餅復掘地獲銀數千兩遂致富裕云

### 岑氏

臨川人岑氏嘗遊山溪水中見二白石大如蓮實自相馳逐捕而獲之歸置巾箱中其夕夢二白衣美女自言姊妹來侍左右旣寤益知二石之異也恒結於衣帶中後至豫章有波斯國人邀而問之

### 稽神錄

卷之五  
十三

汲古閣

君有寶耶曰然卽出二石示之胡人欲以三萬爲價得之岑雖寶藏而實無用得錢甚喜因以與之胡謝而去岑氏因此而贍但恨不能問其名與所用云

### 建州村人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來建溪中賣薪爲業嘗泊舟登岸將伐薪忽見山上有數百錢流下稍上尋之累獲數十未及小半有大樹下一甕高五六尺

錢滿其中而甕小歛故錢流出於是推而正之以石支之納衣襟得五百而歸盡率其家人復往盡取既至得舊路見大樹而亡其甕村人徘徊數日不能去夜夢人告之曰此錢有主向爲甕歛以五百顧而正之不可再得也

### 徐仲寶

徐仲寶者長沙人所居道南有大枯樹合抱無數有僕夫灑掃其下沙中獲錢百餘以告仲寶仲寶

稽神錄

卷之五  
十四

汲古閣

自往亦獲數百日爾每需錢卽往掃其下必有所得如是積年凡得數十萬仲寶後至揚都選授舒城令暇日與家人共坐地中忽有白氣甚動烈斜飛向外而去中若有物其妻以手攫之得一玉蛺蝶製作精妙人莫能測後爲樂平令家人復於廁厨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卽率人掘之深數尺有一白雀飛出止於庭樹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乃去不知所之

邢氏

建業有庫子姓邢家貧聚錢滿二千輒病或失去其妻竊聚錢埋於地中一日忽聞有聲如蟲飛自地出穿窻戶而去有觸墻墮地者明旦視之皆錢也其妻乃告邢使埋瘞之再視則皆亡矣邢得一自然石龜其狀如真置庭中石榴樹下或見之曰此寶物也因裝置巾箱中自爾稍稍充足後頗富饒矣

稽神錄

卷之五  
十五

汲古閣

林氏

汀州有林氏其先嘗爲郡守罷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積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爲禍於此速止林氏之福也應聲而止所收已鉅萬至今爲富人云

曹真

壽春人曹真出行野外忽見坡下有數千錢自遠而來飛聲如鈴真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掬之可得

數十而已又舒州桐城縣雙港戍有因風卷錢經市而過市人隨攫其錢以衣襟貯之風入石城荆棘中人不能入而止所得錢歸家視之與常錢無異而皆言亡八九矣

破木有肉

建康有木工破木木中有肉五斤許其香如熟猪肉此又不可以理窮究者矣

登第皂莢

稽神錄

卷之五  
十六

汲古閣

泉州文宣王廟庭宇巖峻學校之盛于藩府庭中有皂莢樹每州人將登第卽生一莢以爲常矣梁貞明中忽然生二莢有半 莫諭其意乃其年州人陳逃進士及第黃仁隸學究及第仁隸恥之復應進士舉至同光中舊生半莢之後復生全莢其年仁隸及第後數年廟爲火焚其年自稱尊號不復生莢遂至今矣

張懷武

南平王鍾傅鎮江西遣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九天使者太虛醮罷夜坐廊廡間忽然若夢見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嘗爲軍將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今配此廟爲靈官旣寤起視壁畫署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遊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吏也項甲辰年大饑聞豫章獨稔卽與一他將

稽神錄

卷之五  
十七

汲古閣

各帥其屬奔豫章旣卽路兩軍稍不相能比至武昌囊隙大作尅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攜劍上戍樓雲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强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爲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爲汝等死兩軍爲一無徒召難矣遂自刎於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

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  
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感發死義之士故以盼  
嚮告人乎

稽神錄

卷之五  
十八

汲古閣

稽神錄卷之六

李攻

天祐初舒州有倉官李攻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爲人言禍福多中淮南大將張顥專廢立之權威震中外攻時宿於鷲山司命真君廟翌日與道士崔綽然數人將入城去廟數里忽止同行於道側自映大樹以窺之良久乃行綽然曰復見鬼耶曰向見一人桎梏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向廟而去

稽神錄

卷之六

汲古閣

是必爲真君考召也雖意氣尚在已不自免矣或問爲誰久之乃肯言曰張顥也聞者皆懼其祕之不旬月而聞顥誅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於寺中旣罷攻復謂綽然曰向坐中有客爲二吏固緝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則團練巡官陳絳也不數月絳暴疾卒道士邵修默崔之弟皆親見之

趙瑜瑜

明經趙瑜魯人累舉不第困危甚矣因游太山祈  
死於嶽廟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隨  
之而去奄至一廳事簾中有人云所重者生君何  
爲求死對曰瑜應鄉薦累舉不第退無歸耕之處  
埋死貧病無復生意故祈死耳良久聞簾中檢閱  
簿書旣而言曰君命生至薄名與祿仕皆無分今  
此見告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以此給  
足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謝而出至  
門外空中飄大桐葉至瑜乃書巴豆丸方於其上  
與人間之方正同瑜遂稱前長水令賣藥於夷門  
市餌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道士李德陽親  
見其桐葉已十餘年尚如新折者

### 袁州老父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謹厚爲鄉里所推家亦甚富  
一日有紫衣少年車僕甚盛詣其家求食老父卽  
延入設食甚豐徧及從者老父侍食於前因思長

吏朝使行縣當有頓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覺之謂曰君疑我我不能復爲君隱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獻於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若非其人不當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長者故從君求食爾食訖辭讓而去遂不見

朱廷禹

江南內臣朱廷禹言其所親泛海遇風舟將覆者

稽神錄

卷之六

汲古閣

數矣海師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卽取舟中所載棄之水中物將盡有一黃衣婦人容色絕世乘舟而來四青衣卒刺船皆朱髮豕牙貌甚可畏婦人徑上船問有好髮髻可以見與其人怵怖不復記但云物已盡矣婦人云在船後掛壁篋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鳥爪也持髻而去舟乃達口廷禹又言其所親自江西如廣陵攜一十歲兒行至馬當泊舟登岸晚望及

還船失其兒徧尋之得於茂林中已如癡矣翌日乃能言云爲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長嘯有山禽數十百隻應聲而至彩毛怪異人莫能識自爾東下時時吹嘯衆禽必至至白沙不敢復入博訪醫巫治之積久愈

### 僧德林

浙西僧德林少時游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云頃時自

稽神錄

卷之六  
四

汲古閣

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疔疾不能去因臥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烟惟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牀坐久乃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惟二卒在焉某卽強起問之答此茅將軍也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獲汝欲更問之因而復臥及覺已日出不復見二卒卽起而行意甚輕健若無疾者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之

處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回則村落皆立  
茅將軍祠矣

司馬正彝

司馬正彝者始爲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遠  
而飢渴甚意頗憂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數間獨一  
婦人迎客爲設飲食甚豐潔正彝謝之婦人云至  
都有好粉燕支宜以爲惠正彝許諾至建業遇其  
所知往溧水因以粉燕支託遺其婦具告其處旣  
稽神錄

卷之六  
五

汲古閣

劉宣

戊寅歲吳帥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於  
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戴人持簿書至徧閱死者至  
宣乃扶起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置路左  
而去明日賊退宣乃得歸宣肥白如瓠初伏於地  
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動後瘡愈肉不復生作事

少偏十餘年而卒

黃魯

徐三誨爲撫州錄事參軍其下幹力黃魯者郡之  
俚人年少頗白晳有父母在鄉中數月一告歸歸  
旬日復來一旦歸月餘不去三誨遣吏至其家召  
之家人云久不歸矣於是散尋之又月餘乃見在  
深山中黃衣屣履挾彈而游與他少年數人皆衣  
服相同捕之不獲魯家富乃召募伏於草間以伺  
稽神錄

卷之六  
六

汲古閣

三數日果擒之而諸少年皆走歸問其故曰山中  
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納我爲婿他無所言留數  
日復失去又於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後一日竟  
去遂不復見尋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臨川  
人採石之所蓋石之神也

張鋌

張鋌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稱後爲彭澤令使至縣  
宅堂後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烏鳶野禽群巢其

上糞穢積于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鉅大惡之使巫祝于神曰所爲土地之神當潔清縣署以奉居人奈何使腥穢如是耶爾二日中當盡逐衆禽不然吾將焚廟而伐樹矣居二日有數大鴉奮擊而至盡壞羣巢又一日大雨糞穢皆淨自此宅居清潔矣

潯陽縣吏

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修廬山使

稽神錄

卷之六  
七

汲古閣

者廟潯陽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嘗入城召一畫工俱往畫工負荷丹彩雜物從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衣帶投地畫工以吏爲醉而隨之須臾復脫衣棄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廟澗水中有士卒青衣白韋蔽膝吏至乃執之畫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誰能得會竟擒之坐於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廟中告人競往視之卒已不見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閱其出納之籍

則已乾沒過半進士謝岳見之

朱元吉

烏江縣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風同行者數舟皆沒某既溺不復見水道路如人間其人驅之東行可在東岸山下有大府署門外堆壞船版木如丘陵復有諸人運溺者財物入庫中甚多入門堂上有官人徧召溺者閱籍審之至某獨曰此人不合來可令送出吏卽引去復至舟所舟稽神錄

卷之六  
八

汲古閣

中財物亦皆還之恍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沙岸上矣舉船儼然亦無霑溼

酤酒王氏

建康江寧縣解之後有酤酒王氏以平直稱癸卯歲二月旣望夜店人將閉外戶忽有朱衣數人僕甚盛奄至戶前叱曰開門吾將暫憩於此店人奔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則已入坐矣主人因設酒食甚備又犒諸從者客甚謝焉頃之有僕夫執細繩

百千丈又一人執楸棧數百枚前白請布圍紫衣可之卽出以棧釘地繫繩其上圍坊曲人家使徧良久曰事訖紫衣起至戶外從者白此店亦在圍中矣紫衣相謂曰主人相待甚厚空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耳何爲不可卽命移棧出店於圍外顧主人曰以此相報遂去俄忽不見顧視繩棧已亡矣俄而巡使歐陽進邏夜至店前使問何故深夜開門又不滅燈燭何也主人具告所見進不信執稽神錄

卷之六  
九

汲古閣

之下獄將以妖言罪之居二日江寧大火朱雀橋西至鳳臺山居人焚之殆盡此店四隣皆爲煨燼而王氏獨免

### 鮑回

鮑回者嘗入深山捕獵見一少年裸臥大樹下毛髮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殺我富貴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殺之無何回卒

黎山廟

建州黎山廟土人云故相李迥之廟迥貶爲建州  
刺史後卒于臨川卒之夕建安人咸夢迥乘白馬  
入黎山及凶問至因立祠焉世傳靈應王延政在  
建安興福州口口隙使其將吳某帥兵向晉安吳  
新鑄一劍甚利將行攜劍禱于黎山廟且曰某願  
以此劍手殺十人其夕夢神謂已曰人不當發惡  
願祐汝使汝不死於人之手旣戰敗績左右皆潰  
散追兵將及某自度不免卽以此劍自刎而死

稽神錄

卷之六  
十

汲古閣

吳延瑫

廣陵有倉官吳延瑫者其弟旣冠將爲求婦隣有  
媒姬素受吳氏之命一日有人詣門云張司空家  
使召隨之而去在正勝寺之東南宅甚雄壯姬云  
初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云公沒於臨安之戰故  
少人知者久之其家陳設炳煥如王公家見一老  
姥云是縣君及坐頃之其女亦出姥謂姬曰聞君

爲吳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嫗曰吳氏小吏貧家豈當與貴人爲婚耶女因自言曰兒以母老無兄弟家業旣大事託善人聞吳氏子不謹可事豈求高門耶嫗曰諾將聞之歸以告延瑄異之未敢言數日忽有車輿數乘詣隣嫗之室乃張氏女與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瑄之妻卽席具酒食甚豐皆張氏所備也其女自議婚事瑄妻內思之此女雖極端麗然可年三十餘其小郎年却少未必歡也

稽神錄

卷之六  
十一

汲古閣

其女卽言曰夫妻皆係前定義合豈當嫌老少耶瑄妻聳然不敢復言女卽出紅白羅二匹曰以此爲禮其他贈遺甚多至暮邀隣嫗俱歸其家留數宿謂嫗曰吾家至富人不知爾他日皆吳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厨其厨高至屋因開示之一厨實以銀又指地曰此中皆錢也卽命掘之深尺餘卽見錢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繫朱鬣白馬傍有一豕曰此皆禮物也廳之西復有廣厦百工製作畢備曰

此亦造禮物也至夜就寢聞豕有被驚聲呼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爲蛇所嚙也嫗曰蛇豈食猪者耶女曰此中常有之卽相與秉燭視之果見大赤蛇自地出縈繞其豕復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與嫗缺忽召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嫗曰吾有故近出少選當還卽與青衣凌虛而去嫗大驚其母曰吾女誓之天上會計且坐無苦也少頃乃見自外而入微有酒氣曰諸仙留飲吾以媒嫗在此

稽神錄

卷之六  
十二

汲古閣

固辭得還嫗回益駭異而不敢言又月餘復召嫗去縣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同嫗至葬葬於楊子縣北徐氏村中盡室往會徐氏有女可十餘歲張氏撫之曰此女相當爲淮北一武將之妻善視之旣葬復厚贈嫗舉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事亦竟不成嫗歸訪其故居但里舍數間問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傳云張司空之居竟不得其處後十年廣陵亂妖吳氏之弟歸于建業亦竟無恙

貝禧

義興人貝禧爲邑之鄉胥乾寧甲寅歲十月宿於  
茭瀆別業夜分忽聞扣門者人馬之聲甚衆出視  
之見一人綠衣秉簡西面而立從者百餘禧躡衣  
出迎自通曰某姓周殷名卽延入坐問以來意曰  
余身爲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君爲北曹判官爾  
禧初甚驚■徐謂曰此乃陰府要職何易及■君  
何辭也俄有從者持牀褥食案帷幕陳設畢置酒

稽神錄

卷之六  
十三

汲古閣

食對飲良久一吏趨入白判官至復有一綠衣秉  
簡二從者捧箱隨之箱中亦綠衣殷揖禧曰命賜  
君兼同奉召卽以綠裳爲禧衣之就坐共飲將至  
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卽與偕待禧曰此去家不  
遠暫歸告別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縱復歸安得與  
家人相接耶乃出門與周殷各乘一馬其疾如風  
行水上至暮宿一村居店中具酒食而無居人雖  
設燈燭如隔帷幔去已行二十餘里矣向曉復行

久之至一城門衛嚴峻周殷先入復出召禧凡經  
三門左右吏卒皆趨拜復入一門正北大殿垂簾  
禧趨走參謁一同人間既出周殷謂禧曰此曹闕  
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須整緝君可暫止吾家也卽  
自殿門東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於東廳頃之有  
同官可三十餘人皆來造請慶賀遂置讌讌罷醉  
臥至晚偏詣諸官曹報謝復有朱衣吏以至命致  
泉帛車馬廩餼甚豐備翌日周謂禧曰可視事矣

稽神錄

卷之六  
十四

汲古閣

又相與向王殿之東北有大宅陳設甚嚴止禧於  
中有典吏可八十餘人參請給使廳之南空屋殿  
十間卽曹局簿書充積其內廳之北別室兩間有  
几案及有書厨皆寶玉飾之周以金鑰授禧曰此  
厨簿書最爲祕書管鑰恒當自掌勿輕委人也周  
既去禧開視之書冊積疊皆方尺餘首取一冊金  
題其上作陝州字其中字甚細密諦視之乃可見  
皆世人之名簿也禧欲知其家事復開一厨乃得

常州簿閱其家籍見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墨鉤之至晚周殷判官復至曰王以君世壽未盡遣暫還壽盡當復居此職禧卽以金鑰還授於周禧始閱簿時盡記其家人及已禍福壽夭之事將歸昏然盡亡矣頃之官吏俱至告別周殷二人送之歸翌日夜乃至茭瀆村中入室見已臥于牀上周殷與禧各視寢俄而驚悟日正午時問其左右云死殆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卽愈

稽神錄

卷之六  
十五

汲古閣

一如常人亦無小異又四十餘年乃卒

支戩

江左有支戩者餘干人世爲小吏至戩獨好學爲文竊自稱秀才會正月望夜時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挿箸爲觜使畫盤粉以卜戩家爲之其時戲祝曰請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缺乃晝年五十餘他人籍不可記惟記其友人鄭元樞貧賤無官亡年四十八元樞後居浙西廉使徐知諫賓禮之將薦

於執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實年四十八戡後爲  
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但以此事話於親友竟  
卒於任年五十一

食黃精婢

臨川有士人唐遇虐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  
入山中久之糧盡飢甚坐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  
卽拔取濯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是恒食久之遂  
不飢而更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爲虎

稽神錄

卷之六  
十六

派古閣

而懼因得念上樹杪乃生也正爾念之而身已在  
樹杪矣及曉又念當下平地又歛然而下自是意  
有所之身輒飄然而去或自一峰之一峰頂若飛  
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  
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卽以網三面圍之俄而騰  
上山頂其主亦駭異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  
仙骨不過得靈■餌之爾試以盛饌多其味令甚  
香美致其往來之路觀其食否果如其言常來就

食食訖不復能遠去遂爲所擒具述其故問其所食草之形狀卽黃精也復使尋之遂不能得其婢數年亦卒

豫章人

豫章人好食葷有黃如葷者尤爲美味有民家治食烹此葷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厨屋施瓦者下視無人惟釜中煮物以盆覆之俄有一小鬼保身繞釜而走倏忽投于釜中頃之主人設葷工人獨不食亦不言其故旣暮其食葷者皆卒

稽神錄

卷之六  
十七

汲古閣

稽神錄拾遺目錄

龍昌裔

李生

徐明府

華陰店嫗

劉處士

張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樂人子

薛舜卿

盧延貴

杜魯賓

建州狂僧

稽神錄

拾遺目錄

汲古閣

稽神錄拾遺目錄

終

稽神錄拾遺

龍昌裔

戊子歲旱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糶旣而米價稍賤昌裔乃爲文禱神祠廟祈更一月不雨祠訖還至路憩亭中俄有黑雲一朵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於髻中得書一紙則禱廟之文也昌裔有孫暉應童子舉鄉人以其事訴之不獲送考

稽神錄

拾遺

汲古閣

李生

中和末有明經李生應舉如長安途遇一道士同行宿數日言意相孚入關相別因言黃白之術道士曰點化之事神仙小術也但世人多貪將以濟其侈故仙道祕之夫至道不煩仙方簡易今人或貴重其藥艱難其事皆非也吾觀子性靜而寡慾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可以濟乏絕而已如遂能不仕亦當不置衣食如得祿則勿復爲如爲之則

貪也仙道所不許也因手疏方授之而別常藥草數種而已每遇乏絕依方爲之無不成者後及第歷州縣官時時爲之所得轉少及爲南昌令復爲之絕不成矣從子智修爲沙門李以數丸與之智修後游鍾離止賣藥家燒銀得二十兩以易衣時劉仁規爲刺史方好其事爲人所告遁而獲免

### 徐明府

金鄉徐明府者因而有道術莫能測河南劉崇遠

稽神錄

拾遺

汲古閣

崇龜從弟也有妹爲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勞瘦甚且死其姊省之衆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其姊衣中遂不見病者死姊亦病俄著劉氏舉院皆病病者輒死劉氏旣亟崇遠求於明府徐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疋吾爲爾療之如言送絹訖翌日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編撫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旣寤遂輕爽能食異於常日頃之徐封絹而至日置絹席

下寢其上卽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神其絹乃畫持簡道士如所夢者

### 華陰店嫗

楊彥伯廬陵新淦人也童子科及第天福辛酉歲赴選至華陰舍於逆旅時京國多難朝無親識選事不能如意亦甚憂悶會豫章郎吏姓楊鄉里舊知同宿於是因教已云凡行旅至此未嘗不禱於天必獲夢寐之報縱無夢則此店之嫗亦能知方

稽神錄

拾遺

汲古閣

來事苟獲一言亦可矣彥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爾夕竟無夢旣曙店嫗方迎送他客又無所言彥伯愈怏怏將行忽失所著鞋詰責僮僕甚喧旣卽路嫗乃從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彥伯因具道其事嫗曰嘻此卽神告也夫將行而失其鞋則是事皆不諧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國將有亂當不可復振君當百艱備歷然足爲憂也子之爵祿皆在江淮官當至門下侍郎彥伯因思之江淮安

得有門下侍郎遂行至長安適會大駕西幸隨至岐隴梁寇圍城彥伯辛苦備至駕既出城彥伯逃還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攝縣邑僞吳平江西復見選用登朝至戶部侍郎會臨軒策命齊王彥伯攝爲門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嫗之言大不悅數月遂卒

### 劉處士

張易在洛陽遇處士劉某頗有奇術易恒與之遊

### 稽神錄

拾遺  
四

汲古閣

嘗賣藥於市市中人負其直劉從易往訴之市人既不酬直又大罵劉劉歸謂易曰彼愚人不識理於是吾當小懲之不爾必將爲土地神靈之所譴也旣夜滅燭就寢積薪熾炭燒藥易寐未熟暗中見一神就火吹火火光中識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迨曙不復見易後求其間問市人云一夕夢人召去云通使吹火氣迨不續旣寤唇腫氣乏旬日乃愈劉恒爲河南尹張全義所禮會與梁太祖食思

魚鱸全義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卽召劉公使掘小坎汲水溝之垂鉤良久卽獲魚數頭梁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卽杖背二十械繫於獄翌日將殺之其夕亡去劉友人爲登封令其日至縣謂令曰吾有難從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

張武

張武者始爲廬中一鎮副將頗以拯濟行旅爲事嘗有老僧過其所武謂之曰師年老前店尚遠今

稽神錄

拾遺  
五

汲古閣

夕止吾廬中可乎僧忻然其鎮將聞之怒曰今南北交戰間諜如林知此僧爲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已畱師行又日晚但宿無苦也武室中惟有一牀卽以奉其僧已卽席地而寢盥濯之備皆自具焉夜數起視之至五更僧乃起而歎息謂武曰少年能如是耶吾有藥贈子十九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之壽善自愛珍重而去出門忽不見武今爲常州團練副使有識者計其年已

百歲常自稱七十輕健如故

### 茅山道士

茅山道士陳某壬子歲遊海陵宿於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單葛欲與同寢而嫌其垢弊乃曰雪寒如此何以過夜答曰但臥無以見憂既皆就寢陳竊視之見懷中出三角碎瓦數片鐵條貫之燒於燈上俄而火熾一室皆煖陳去衣被乃得寢未明而行竟不復見也

稽神錄

拾遺  
六

汲古閣

### 逆旅客

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從來恒賣皂莢百莖於市其莢豐大有異於常者日獲百錢輒飲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與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窺之方見鋤治牀前數尺之地甚熟既而出皂莢實數枚種之少頃卽生時窺之轉復滋長向曉則已垂實矣卽自採掇伐去其樹剉而焚之及明攜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

教坊樂人子

教坊樂人某有兒年十餘歲恒病黃瘦尤甚忽遇道士於路謂之曰汝病食癥耳吾能瘳之因袖中出藥數丸使吞之既而復視袖中曰訝賺矣此辟穀藥也自此當不食然病亦瘳矣爾必欲食常取少木耳食之吾他日復以食癥藥遺爾也遂去兒歸三日病愈然其父母恒以不食爲憂竟逼使餌木耳遂飲啖如故矣已而自悔曰我餌仙藥而不稽神錄

拾遺  
七

汲古閣

自知道士許我後送藥來會當再見乎因白父母求徧歷名山尋訪道士母不許其父許之曰使兒病不愈今亦死矣既志堅如此或當有分也遂遣之今不知所在

蔣舜卿

光州檢日官蔣舜卿行山中見一人方採林檎以二枚與之食因爾不飢家人以爲不得食不治將病求醫甚切而不能愈後聞壽春有人善醫令往

訪之始行一日宿一所村店有老父問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無煩遠行也出藥方寸匕使服之吐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食如常既歸他日訪之店與老父俱不見矣

盧延貴

盧延貴者爲宣州安仁場官赴職中途阻風泊舟江次數日因登岸閒步不覺行遠遙窺大樹下若有屋室稍近見室中一物若人若獸見人卽行起

稽神錄

拾遺

汲古閣

而來逐延貴懼而却走此物連呼無懼吾乃人也卽往就之狀貌奇怪裸袒而通身有毛長數寸自言我商賈也頃歲漂舟至此遇風舉家沒溺而身獨得就岸數日食草根飲澗水因得不死歲餘身乃生毛角不飲不食自傷孤獨無復世念結廬於此千餘年矣因問獨居於此得無虎豹之害答曰吾已能騰空上下虎豹無奈何也延貴留久之又問有所需乎對曰亦有之每浴於溪中恒患身不

速乾得數尺布爲巾乃佳也又得一小刀以掘藥物益善君能致之耶延貴延之過船固不肯乃送巾與刀而去罷任復尋之遂失路後復有遇之者

### 杜魯賓

建康人杜魯賓以賣藥爲事嘗有客自稱豫章人恒來市藥未嘗還直魯賓善待之一日復至市藥甚多曰吾欠君藥錢多矣今更從君求此吾將還

### 稽神錄

拾遺  
九

汲古閣

西大市服朮此及再求足以并酬君矣杜許之既去久之乃還贈杜山水棒十條委之而去莫知所之杜得之不以介意轉遺親友所存三條偶命工人剖之其中得小鐵杵二具焉可五六寸舊有八足間作獸頭製作精巧不類人力杜亦凡人不知所用竟爲人取去今失所在杜又嘗治舍有賣土者自言金壇縣人來往甚數杜亦厚資給之治舍畢賣土者將去留方尺之土曰以此爲別遂去不

復來其土堅緻有異於常杜置藥肆中不以爲貴  
數年杜之居爲火所焚屋壞土視之有小赤蛇在  
其隙中剖之蛇縈繞一白石龜大可三二寸蛇去  
而龜尚存至今寶藏於杜氏

###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動多有微  
驗邵武縣前臨溪有大磐石去水猶百步一日忽  
以墨畫其石又半困坐石上爲持竿釣魚之狀明

稽神錄

拾遺  
十

汲古閣

日山水大發遇至其墨畫而退癸卯歲盡砍去臨  
路樹枝之向南者人問之曰免得旗旛又曰要歸  
一邊及吳師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  
壁某等若干人處書之及軍至城下分據僧寺以  
爲柵所安置人數亦無所差其僧竟爲軍士所殺  
初王氏之季閩建多難民不聊生或問狂僧曰待  
何時當安答曰儂去卽安矣及其旣死閩嶺竟平  
皆如其言

稽

全道終

周氏冥通記卷一

梁陶弘景撰 明胡震亨毛晉同訂

玄人周子良字元蘇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本豫州汝南郡汝南縣都鄉吉遷里人寓居丹陽建康西鄉清化里世爲胄族江左有聞晚葉彫流淪胥以瘁祖文朗舉秀才宋江夏王國左常侍所生父耀宗小名金剛文朗第五子郡五官掾別住餘姚天監二年亡年三十四仍假葬焉所繼伯父耀旭本州主簿揚州議曹從事母永

冥通記卷一

一

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一切仙室中聖皆起行四面來繞已身乃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日人定時生於餘姚明星里朞歲爲姨寶光所攝養同如母之義子良幼植端惠立性和雅家人未嘗見其愠色十歲隨其所養母還永嘉天監七年隱居東遊海嶽權住永寧清嶂山隱居入東本往餘姚乘舫取晉安霍山平晚下浙江而潮來掣向定山非人力所能制因仍上東陽欲停忽值永嘉人談述彼山水甚

美復相隨度嶠至郡投永寧令陸襄陸仍自送  
憇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於此相識  
今討覈緣由如神靈所召故其得來此山不爾  
莫測其然于時子良年十二仍求入山服節爲  
弟子始受仙靈籙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  
符便專心於香燈之務凡好書畫人間雜伎經  
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水溜旦夕承奉必盡  
恭勤十一年從還茅嶺此後進受五嶽圖三皇  
內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乃出

就西阿別解住以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  
夏至日於解忽未中寢臥彌淪良久乃起出姨  
母不解所以深加辯切乃頗說所見具如別記  
自爾於四五旬中大覺爲異恒垂簾掩扉斷人  
入室燒香獨住日中止進一升蜜餐周家本事  
俗神姨舅及道義咸恐是俗神所假或謂欲淶  
邪氣亟相感問唯答云許終是婁羅夢無所知  
寃自懷愁慮爲復斷隔耳於是衆人莫測可否  
相與縱置聽看趣向其七月中乃密受真旨令

外混世迹勿使疑異從此趨走執事乃過於常日其年十月從移朱陽師後別居東山便專住西館掌理外任應接道俗莫不愛敬本性君子訥言敏行所可云爲默而能濟清修公正纖毫無私去冬欲潛依冥旨逆須別宇託以方便求構立雖建三間麤屋經時未畢入此年十月便密自成辦窻戶牀簾至十九乃竟親屬道義齋其上果要往看之覺其潛形測容並莫知所以至二十六日密封題東西館諸戶閣解處磨

洗以文簿器物料付何文幸爾夕自衣衾枕出所住解云當暫齋或云暫行二十七旦獨在住家解及還館中言色平然了無一異更香湯沐浴著諸淨衣與文幸碁博讀書而屢瞻晷景至日昃後便起云時至矣卽束帶燒香往師經堂中遍禮道衆徑出還所住解

住解住屋唯有三間住東一間西二

間亦安兩高坐並有香火也

衆人正言應就齋去日晡間其

弟名子平往看正見



燒香出還住戶問

子平何以來答云姨孃氣發喚兄還合藥煮湯

語云我體亦小惡卽時欲服藥竟當還若未卽  
還汝可更來仍見鐺中温半升酒子平馳還說  
此姨母驚性亟令走往已正見偃臥子平不敢  
便進俄頃所生母及姨母續至見便悲叫問何  
意何意唯閉眼舉手三彈指云莫聲叫莫聲叫  
誤人事其母欲捧頭起而蹴巾轉猶舉手再過  
正巾須臾氣絕時用香鑪燒一片薰陸如狸豆  
大煙猶未息計此正當半食頃耳時年二十先  
已裝束內衣止止著眠衣加以法服並堅結其

帶脫羣襦卷辟之容質鮮淨不異於生一切聞  
見莫不歎駭以二十九日日昃後殯仍造確塚  
於東岡十一月三日丙寅日昃後窆卽捧土成  
墳此後音影寂寥未通寤寐將同人神之隔爲  
機會俟時乎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計  
中今略疏在世事迹共所聞見如此故載之記  
前又爾日於書案上得四函書並封題上皆濕  
一函與師一函與後解姨母等一函與舅徐普  
明一大函有四紙與南館東山諸道士並是告

別同云二十七日計此當時是從朱陽還仍作書作書竟便燒香也又檢温鐺中猶如常酒氣瓦盆中已被水湯無氣都不見藥蹤迹竟不測

何所因託

檢記中得一藥方或疑脫是此

師旣惋慨此事追恨

不早研究亟令人委曲科檢諸篋蘊庶覩遺記而永無一札文幸云二十六日燒兩束書可百餘紙不聽人見意疑此必皆已焚毀懊惜彌切心猶未彌十一月旦甲子試自往燕口山洞尋看果見封投一大函登嶠嶽鉤取拜請將還開

天冥通記卷一

五

視卽是從來受旨五月唯有夏至日後四事六月七月並具足從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末止疏目錄畧舉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月七月而不存錄爲當不復備記止經略如此邪今以意求恐是不復疏之何知爾尋初降數旬中已得閑靜後旣混糅恒親紛務不展避人題之紙墨直止錄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何限惜乎弗問此師之咎矣

所封函中皆散紙雜釋今係日月次第相

連如法也

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都不復見一條又

尋所燒者定當非此例無容一封一焚故也

是焚不可顯出者也又從來有令師及姨母知者止有數

條一者初夏至日晝眠內外怪責不得不說二

者斷不食脯肉亦被怪不得不說三者與師共

辭請雨真肯令改朱用墨此不得不說四者師

得停召真肯令告知此

### 右周傳

五月事

一依本寫即事有隱者今朱注詮記

夏至日未中少許

天監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日乙丑也

在所

### 不冥通記卷一

六

住戶南牀眠始覺仍令善生下簾

于時住在西阿姨母解中

善生是兩姨弟本姓朱七歲時在永嘉病十餘日正爾就盡隱居若為救治仍捨給為道子

又眠未熟忽見一人長可七尺面小口鼻猛眉

多少有鬚青白色年可四十許著朱衣赤幘上

戴蟬垂纓極長紫華帶廣七寸許帶鑿囊鑿囊

作龍頭足著兩頭烏烏紫色行時有聲索索然

從者十二人二人提裾作兩髻髻如永嘉老姥

髻

此髻法寬根垂至額也紫衫青袴履縛袴極緩三人著

紫袴褶平巾幘手各執簡簡上有字不可識又

七人並白布袴褶自履鞋悉有所執一人挾坐席一人把如意五色毛扇一人把大卷書一人持紙筆大硯硯黑色筆猶如世上筆一人捉繖繖狀如毛羽又似綵帛斑駁可愛繖形圓深柄黑色極長入屋後倚簷前其二人並持囊囊大如小柱似有文書挾席人舒置書牀上席白色有光明草縷如荻子但織縷尤大耳侍者六人入戶並倚子平牀前此人始入戶便皺面去居太近後仍就座以臂隱書按于時筆及約尺悉

在按上便自捉內格中移格置北頭

所住屋自西廂有兩

間去堂屋止三間步廟子云大近後恐自逼堂而堂于時已被燒盡未解近後之古住屋東向北邊安戶五尺眠牀約西壁卽所晝寢者頭晉西故得見外又一五尺安北壁卽子平住也一方五尺安窻下施書按東向硯本在按北頭筆格在南頭故移就硯而隱按也問左右

那不將几來答云官近行不將來乃謂子良曰

我是此山府丞嘉卿無愆故來相造子良乃起

整衫未答

云予時自覺起對分明而人見身猶臥恍惚不自解仍問曰今

日吉日日已欲中卿齋不答依常朝拜中食耳未曉齋法又曰中食亦足但夏月眠不益人莫

恒貪眠又筮體羸有小事竟覺倦倦如欲眠不能自禁曰小小消息無苦因風起吹繖欲倒仍令左右看繖赤豆在庭中戲走來垂至繖邊左右以手格去郎善又來架子上取堰觸此左右善便倒地此左右以手接之此人問那得此小兒子子良答家在錢塘姓俞權寄此住又曰勿令裸身善神見之

小男兒名赤豆年五歲是俞僧夏兒云多災厄暫寄道士

夏月裸身出戲

又問郎善何人子良答家在永嘉依塵

陶先生又曰陶有美志爲人所歸投

郎善姓徐樂成縣人

冥通記卷一

八

年十六七許先依隨隱居還山今已去

又語子良曰卿父昔不無

小過釋來已三年今處無事地自云墳塚在越

雖自羈迴亦不願移之南頭有一坎宜塞去其

今欲回來有文書事未了不果明年春當生王

家以其前過未盡故復出世

子良本欲以甲午年迎父極出西事

不果周事角家過此未申酉歲乃更議當是其父不許移故因此告卽往驗果有坎已塞竟

卿前身有福得值正法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

按錄籍卿大命乃猶餘四十六年夫生爲人實

依依於世上死爲神則戀戀於幽冥實而論之

幽冥爲勝今府中闕一任欲以卿補之事月將  
定莫復多言來年十月當相召可逆營辦具故  
來相告若不從此命者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  
子良便有懼色此人曰卿趣欲住世種罪何爲  
得補吾洞中之職面對天真遊行聖府自計天  
下無勝此處子良乃曰唯仰由耳又曰卿自幼  
至今不無小愆可自思悔謝若不爾者亦爲身  
累凡修道者皆不裸身露髻枉濫無辜起止飲  
食悉應依科聊復相告言窮於此今還所任方  
事猶疑冀非遠耳卿勗吾言勿示世中悠悠之  
人山中同悉知之無嫌便下席未出戶見門上  
有令春劉白等令春是姨母間理  
子劉白是白從子乃又曰勿令  
小兒輩逼壇靖靖中有真經前失火處大屋基  
今猶有吏兵防護莫輕洩慢其輩無知事延家  
主門是前中隔閣靜屋及壇在閣外經堂被燒  
移經出安靜中堂屋四間東二間作齋堂西  
二間姨母住始其年四月二十三日遭燒四間  
都盡姨母修黃庭三一供養魏傳蘇傳及五嶽  
三皇五符等所云真經當指在此  
但未解空基處云何猶有防守之卿姨病源乃  
重雖不能致斃亦難除子良因問不審若爲治

療腹中又有結病何當得除答曰不可卽除歲

月之間不知若爲耳腹中亦有卒可差別當向

卿言

前云事延家主家主即姨母所以因說病事不由於請醫也姨母年四十七素息風

於恒上氣腹左邊有氣結如杯大從來醫藥所不能愈也令春等去便下皆

而滅

尋神明出入無方乃並牀不疑而亦有避人時蓋是過穢賤者不可觸胃

右一條是夏至日書所受記書四麤白紙

承此

依別自是趙於保命四承居火者名歲伯河東人主記仙籍并風雨水領五芝今玉草事

出真誥

其夕三更中復聞一人扣戶云范帥來未應已

冥通記卷一

十一

進修壯形貌端嚴著大冠似如幘服緋從者唯

三人衣色黑掩掩不可別戶外有光狀如把燭

不見光形帥倚牀而言曰僕姓范爲定錄府

鬼神之司定錄保命二府同在一域而各界有

分各天真守之二君並姓茅是兄弟兄守定錄

弟守保命卿亦應已知之向有大丞遊行界域

記入罪福過造卿聞二君及府中諸監僚選卿

爲保籍丞此位乃始立以助領諸簿錄其任數

小而高清爲美兼得宗庇真仙二三爲宜卿向

酬對丞極不惡後何以與姨議異遂使日司聞之以白丞又疑是祆俗丞大不悅欲執卿爲無信之過故令僕來相告觀卿俗意未豁囂塵易迷何以苟縱於七魄而拘制於三魂實由卿素履帛家之事此輩小物亟稱其功而惑人意其爲牧約之卿儻早議不乖則墨簡不書

周家本事俗神

齋俗稱是帛家道許先生被試時亦云爾子良祖母姓杜爲大師巫故相染逮外氏徐家舊道祭酒姨母化其父一房入道是以恒慮爲俗神所犯爾日見其論朴不已乃具相戒約旣未達真旨故不得不揜疑耳

子良日向實有疑今敢復異帥曰

冥通記卷一

十一

夫神聖有旨豈是辭訟所讜兼向丞總領吳越任之大者自來宣諭何得不從尊府君亦有訴於丞云無復嗣丞已不許幽冥面告尚不得停而况穢身投片辭亦是不達達亦不許徒勞紙墨耳

于是姨母欲奏章上言并令其作辭陳訴故帥此語以斷也

卿朝夕燒

香乞長生神仙今旣果願復何所言二真今中間往太元府至今未反恐還當問丞故令先來

相實可依心答旨

二君兄是大司命太元真人治大霍之赤城當是夏至日

往彼朝詳未反也

子良答曰俗人童蒙不辨真正曲垂

貸宥實敢迴異帥直云好又曰卿每禮拜先依科朝四方竟輒更禮拜司命定錄保命三真君既居鄉故應爾于時子良攔屐橫在牀前又不著衣眠帥云作道士法不宜露眠不宜橫攔屐橫攔屐則邪不畏人子良唯應爾科戒云上牀蓋爲如此凡道士應恒著眠衣服子良又問牀如小單衣法衣不得露髻寢也

既靈聖垂旨敢希久停可得申延數年不帥云

下聲傷人聞

前洪疑議曰司已白今來取實由復求申更恐其聞奏故令下聲非必畏人聞于時子

平亦在別牀眠

又曰向所言事不得爾自己

冥通記卷一

十一

有定兼復此職不可久空所以勤勤重來者正

此耳今又私與卿云勿洩之卿既無解術猶應

栖質有所唯大嶺之南故園之地可得安厝若

其地多石則看北良常山左側應好地莫還本

基本基既塵穢兼復蕪滿若葬之必不爲卿益

竟不測嶺南園地在何處良常在朱陽東北十里許山連岡亦至此間從來不聞其履行看地今日倉卒便於東岡營塚後得此記檢看去年十一月八日定錄告云作屋處於卜葬不便尋其初作屋時欲近東大窠隱居嫌窠大而遠令還西館明知今葬處已是閤合先旨雖非同此帥良常之言而會定錄北葬之告也既云無解術應栖質有所者則此尸骨不還所以令覓好

安塚地耳其餘棺柩法周猶依世法用凡所受經符

可以自隨者則其神衛從人復宜須三師姓諱兼受法年月恐三官水神復更考問皆應答對

不得落漠

留疏與家令事事亦如此是為依師教也自題五嶽圖三皇傳及諸經符

並云佩隨身但不知三師的是何者卽謂當作籍師度師經師義爲直是師師相承之三世邪竟不問其尋覓此又經記所論人命終復不問仙之與鬼必皆由三官開過皆須有所承按根本由是言之師資

之結殊不容易僕今去矣勿忘此證卿雖緣

質有定亦須用謹正謹者邪烝不干神明衛護

則招感易達卿旣處此塵誼之中僕等難復數

來仍手指壁上所疏桃竹湯方云脫覺體不決便依此方浴此方要卿那得子良答寫真誥中得帥曰此是南真告楊許者卿得之甚好二君亦標挺言未絕聞子平覺便歛去

右一條卽夏至夜所受記細書一大度麻紙

意

滿此范帥卽保命四鬼帥范名疆五四帥之大者事出真誥但未了自稱僕而卿人之

二十七日二更中開眼見一人在牀前容質端正有鬚鬚甚厚細眉目年可二十餘顏狀甚可

愛著芙蓉冠垂青纓甚長者衣狀如單衣而有  
朱青黃白相雜厠似錦復非素腰帶不知是何  
所著亦有光如前范帥來時燭光也獨自而已  
自云是中山人因言曰茅君用爾爲丞已遣丞  
帥來相報事已定吾今來教爾修道之方可從  
而言疏子良仍起襪紙疏之

五月二十七日事

此人見子良題此乃笑曰知  
記曰爲好歲代久遠後人見

之知其何年子良曰前丞帥來已記年今詎  
須又曰紙紙記爲好子良因疏下作下四字

太歲乙未

按如此人言便非余留世未解周封  
藏之意當示傳泄不由於已揚許先

迹亦是他  
迷故也

冥通記卷一

十四

夫作道士皆須知長生之要爾旣未能餐霞飲  
景尅已求真徒在世上無益於體今所以相徵  
召者一以助時佐事二以受業治身庶積年月  
得其力耳五藏全其髓填實方可以求道爾今  
四體虛羸精神昏塞真期未可立待卽亦可旦  
伺二星以通其感子良因問不審此星在何方  
面形模若爲答曰北斗有九星今星七見二隱  
不出常以二十七日月生三日伺之其形煥耀

異餘者爾今可畫作七星當隱約示其晉向子  
良因染筆作七星形此人曰我無容運手爾但

安二星置綱之頭相告也次安此問是不答亦非二又安此更問答

此是也當燒香整心伺之見則祈乞隨心所願亦別有呪後當相告今夕三四更中可試看之勿令人知伺時人知則不可見也又曰吾今去勿輕示人世上

亦有經子有宿業故口相受耳不聞開戶聲徘徊而滅

徊而滅

右一條二十七日夜所受記書一大度簿白

麻相接續滿紙按別記此中山人姓洪各子涓本中嶽人今來華陽中不

冥通記卷二

十五

顯何職後受洞房經亦是此君當是掌教學者真誥中無此人也何北斗二星法出方諸洞經中周從來都未窺上經性謹直亦不議求請追恨不得以諸真經及楊許真令一見之已雖不復在此要自於師心有虧

凡此三條皆彷彿夢耳不正分明

又別夢見懸巖峙壁鬱然若似青嶂中某在山下望見山上有二人一人著遠遊冠錦繡之衣

其意言是保命君一人猶是向高座上老子也

相對而談某不解其語須臾便覺竟不知此

二人後何所適

右一條二十八日晝寢夢記書兩麤小白紙  
按尋記凡標前云夢者是眠中所見其有直云  
某日見某事者皆是正耳覺時其見但未知爲  
坐爲臥耳從乙未年八月以後遊行諸處此皆  
是神去而身實不動也又諸記中往往有贍易  
字當是受旨時匆匆後更思憶改之昔楊君迹  
中多如此

右初起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凡四條

事大書小八白紙

並與目錄  
相應無關

